

辽宁青年作家书系

徐光荣主编



太阳玉

沉涛著

PDG

●辽宁省青年作家书系

●徐光荣 主编

太 阳 玉

沉 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6 • 10

辽新登字 3 号

辽宁青年作家书系

太 阳 玉

著 作 者:沉 涛

责任编辑:关 欣

特邀编辑:陈容容

责任校对:惠 凡

封面设计:冯 吉

出 版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
邮 编:110001

地 址: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

电 话:3864927

印 刷 者:辽宁美术印刷厂分厂

发 行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
字 数:10 万×14

开 本:787×1092 1/32

印 张:5

印 数:1—14000

版 次: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3-1685-4/I·1474

总定价(14 册):98 元

袁阳新小说王旺系其又

出版前言

长期以来,本社就注重培养作者工作。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我们出版的。现在,我们更把扶植和培养本地作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。八十年代,本社出版了“辽宁文学青年丛书”等,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新老作家们的创作实绩和累累硕果。可以说,这套书具有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的意义和贡献。近些年来,在文艺出版面临重重困难的困境中,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本省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立足本省,面向全国的宗旨,千方百计为求作者出书,使一些新秀得以面世,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;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奉献了精神财富,为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作者自身的素养。从1980年以来,我们出版了省作家协会、省作家协会、沈阳市文联组织编辑的本地作家的作品集,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,受到读者的欢迎,特别是激发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。袁阳新于林双冬大,近小由

袁阳新“辽宁青年作家丛书”是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。丛书中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,但是他们那种面对现实,描写人生,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平实可贵的。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,这是很令人欣慰和鼓励的。他们尚需提高,这是自身特有的。我的希望是能得到各方的支持,把培养文学新秀的工作做得更扎实、更深入、更具实效,使更多文学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,推动辽宁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,使辽宁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。

沉涛及其系列玉乡小说印象

(代序)

沉涛的小说，大多取材于他的家乡——甘肃的玉乡。玉乡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八年前，沉涛第一次叩响我的房门，我看到的是书卷气十足的战士，文静、内向、腼腆。他每周六骑自行车从六十里外的太兵营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只为寻找文雅的话题。当过业余作者的人，都会有过某种孤独的体验。为追逐文学，他就是这样不辞辛苦。那时候他的小说单纯而又幼稚，也许这与他的生活的单纯有关。他是部队的放映员，住在团部机关，每周放一场电影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工作，浪漫又悠闲，被士兵们称做士兵中的“贵族”。“贵族”可不都是悠闲自得的，电影银幕与俱乐部图书馆的书籍，使他变得越发富有。三年后，他带着一个“贵族士兵”的全部财富——一个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大批篇页做铅字的小小说，考入了直隶省作家进修学院。

沉涛的小说，大多取材于他的家乡——甘肃的玉乡。玉乡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八年前，沉涛第一次叩响我的房门，我看到的是书卷气十足的战士，文静、内向、腼腆。他每周六骑自行车从六十里外的太兵营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只为寻找文雅的话题。当过业余作者的人，都会有过某种孤独的体验。为追逐文学，他就是这样不辞辛苦。那时候他的小说单纯而又幼稚，也许这与他的生活的单纯有关。他是部队的放映员，住在团部机关，每周放一场电影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工作，浪漫又悠闲，被士兵们称做士兵中的“贵族”。“贵族”可不都是悠闲自得的，电影银幕与俱乐部图书馆的书籍，使他变得越发富有。三年后，他带着一个“贵族士兵”的全部财富——一个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大批篇页做铅字的小小说，考入了直隶省作家进修学院。

一块玉石，人们便传说，父亲拾到的是一块太阳玉。太阳玉是个美丽的传说，相传混沌之初，女娲炼五色彩石补天，把一块太阳玉抛进了玉漠河，于是便有了世代世代玉乡人对那块宝玉的向往与苦苦寻觅。

然而父亲拾到的这块玉石，仅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岫岩玉，却被人们的口实臆造成一块瑰宝。人们怕失去瑰宝，父亲只能苦笑着捧出那块玉石。于是便有了“一束束怀慕的目光，尖锐地扎在父亲脸上”的描写，便有了父亲与乡亲们永远不能相通的隔膜，便有了父亲生命历程中凄凄惨惨的呻吟。

《胭脂玉》（《博望》1988、4）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，相传王母娘娘赐给天帝孙女一块红光碧透的胭脂玉，她像抛彩球一样将那块宝玉抛进了玉漠河。玉漠河像神话一样古老，在那河畔，片片相连的坟墓里，沉睡着一代又一代寻玉人。小说描写一家三代人为寻胭脂玉所经历的苦难辛酸。一块宝玉，似乎成了玉乡人世代代的梦幻梦境，也似乎成了一块赖以支撑苦难人生的精神支柱。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为它献身，不管男男女女，都是那去执著地将苦难的沉重背脊背起来……

《玉蝉》（《上海文学》1987、11）则是一个玲珑精致的短篇，它以一只玉蝉为道具，将两个相依偎的恋人如兄长的老人巧妙地扭结在一起。玉根老汉一直将宝物藏匿，不曾与石福老汉诉说珍藏之宝。而那宝物一旦败露，便有了玉根失宝，石福猝死的悲惨结局。作家在小说结尾处，也将宝物藏匿起来，“世上有些事是想不明白的”，留给读者一个思索的空间，空间里依然充塞着无尽的沉重。沉湎两小说与其说别致，就在于他极善于将神话与现实相揉合，将璀璨的玉石与晦暗的沉重相射。他试图用文化的批判的眼光，

揭示玉乡人苦难经功的谜底。玉石，这大自然造化的宝物，一旦进入人类历史，一旦进入人类文明，一旦具有神化的色彩，一旦增殖为商品价值，便有了许多恩恩怨怨悲悲切切沉浮沉沉生生死死。

中外文学，追根溯源，大都起源于神话传说。古希腊神话，似乎是将神人格化，把神拉向人间，使诸神世俗化。而中国古代神话，则是将神完全神化，再将人的精神寄托与诸神，于是便有了世世代代的图腾精神。沉涛笔下的主人公，是不是都笼罩在这图腾精神的光环之下，因而他的作品深透出来的某种悲剧氛围，凝聚出一种文化批判的意蕴，使人感到一种历史的深邃感与现实的启悟力量。作品深切表现出沉涛的爱。对于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满族青年作家来说，这份沉甸甸的情感是极为可贵的。

沉涛的小说，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，就是他极善于运用一件精美而虚幻的玉石，作为贯穿情节的线索，以这小道具作为中心事件，去表现玉乡人的历史与命运。这种意象化的审美艺术表现方法，充满神秘的审美氛围，具有某种骚意风采，使小说有了一种浪漫的深沉与雄厚，与小说美丽的神话传说，既构成了艺术的统一，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其中，那些虚幻的玉石小道具体现出的某种审美意象，耐人寻味，又充满魅力。

从士兵到作家，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了。沉涛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以后，作品像涌泉一样，一篇篇地喷发出来。然而，这一切都仅仅是开始。玉乡土地对自己儿子的馈赠是博大而丰饶的。我坚信，沉涛一定会越来越富有！

目 录

出版前言..... (1)

沉涛及其系列玉乡小说印象(代序)..... 黄献国(2)

太阳玉..... (1)

胭脂玉 (16)

河磨玉 (29)

玉环 (64)

玉蝉 (73)

玉砚 (80)

玉嫂 (85)

青玉刀 (91)

白玉镯..... (141)

玉殇..... (147)

后记..... (154)

玉溪河里泡白了黄玉般的皮肤，泡白了墨玉般的黑发，也泡白了许多荒芜的岁月。但人们还是不屈不挠地从玉溪河源头寻找到玉溪河尽头，苦苦寻找了千千万万年。

太阳玉的传说永远藏在我忧患的心房里。

记得那天我一走进村口，便发现一伙女人聚在路边一棵老梨树下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。她们当中一个穿紫短袖衫的女人，眼睛很尖，老远就认出我，她朝我匆匆迎出几步，便声情并茂地说：“哎哟，是大侄子回来了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爹采到太阳玉了。”

我似信非信应了一声，又同围上来的另外几个女人打招呼，并从造革提包里取出一把话梅糖，塞到一个女孩手里。

我急于回家，没再同她们说什么，便继续赶路。

穿紫短袖衫的女人，我管她叫刘婶。她是村里姿色不凡的女人，虽说四十出头，胸脯依旧饱满挺实，有着她那个岁数女人所没有的魅力。她丈夫和我一样也在遥远的异乡工作，一年回来一次，像住旅店般的来去匆匆，撇下她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家过日子。家里除了缺丈夫，似乎什么也不缺。见我回村，就像见她丈夫回村一样高兴。也许，她比一般女人更深刻饱尝了别离的愁苦。据说她和我父亲私下里有那种关系。对此，我从来不完全相信又完全不否认，就像我从来不完全相信又完全不否认那太阳玉的传说一样，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。

不过，我父亲若真的采到那块辉煌的太阳玉，简直是太幸运了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为了寻太阳玉，离开娇妻爱女，撇家舍业，葬身河底，害得亲人连一块小小的白骨也无法找

到，可我父亲大概就没付出什么代价，非常容易非常偶然地采到了太阳玉。因为我父亲事先没抱这方面的幻想。他说过，采到太阳玉的人得有三尺厚的脑瓜皮才行，他没有，但他采到了。也许，这种偶然本身就孕育着某种必然。我的故乡是全国著名的玉乡，那山那河那城到处皆有玉的清光闪闪烁烁。它是火山爆发时，上苍留给人类的精华。每年都有堆积如山的黄玉、白玉、翡翠、墨玉……涌往京都和全国各地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。加上我们村依偎在玉溪河的源头——木龙嘴泉边的山脚下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这种地理优势，诱惑了一些如花似玉的姑娘纷纷嫁到我们村里来，我母亲说过，她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我母亲年轻时，人称“岭南一枝花”。她听说玉溪河里的玉很值钱，又听说玉溪河里有一块瑰宝——太阳玉，就跑到我们村的地娘家一住半个月不动屁股。

晚上，她喜欢在河边沉思默想，喜欢看水波荡漾月亮也荡漾的美妙。那凉丝丝的河风，携着淡淡的鱼腥味能拂去周身的燥热。没了燥热，她就觉得惬意，便想，人没个好时候。

我母亲随手捡了两个小小的河卵石，手捏一个嗒嗒敲，敲一会儿，就觉得没意思，愤愤地抡足胳膊把两个河卵石一前一后抛进水里，咚咚的响声悠远而空灵。突然，她听见“喂”地一声喊，声音很豪壮。便朝四面八方望望，只见水波里有个湿漉漉的人影在漂动，是不是石子开了他的葫芦瓢？我母亲全身不由得一阵紧缩，刚想拔腿逃走，却听河里那人又豪壮地喊一声：“哎，那是谁呀？下水帮帮忙，咱哥儿们打平伙！”

我母亲想了想，就挽起裤腿蹚进河水，泼喇泼喇朝那男

小伙子发现我母亲专注地看着他，就含羞带怯地垂下头。

“不过我可是一只旱鸭子，这么深的水，王……”

“也是，我再试试看。”父亲摇摇头，苦愁的大鼻头耷拉下来。小伙子噗地一声潜进水里，折腾好一会儿，才蹿地拱出水面，那玉已就他两手死死钳住，就吭吭吭地走向岸边。

“你怎么突然撒得动了，真要滑头。”父亲来回瞪着小伙子。

“我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小伙子土本之木，脸红得跟柿子似的。

小伙子高高踮起脚尖，震落了头上的水珠，他好像才满意自己的创举，擅自搬起了番时爹么也得两人才能搬动的木物。

月光幽幽的，淡淡勾勒出河的轮廓，莫名的昆虫唱着莫名的小曲。河边矮咕蛋草棵里，不时有骚动的青蛙扑棱扑棱跳进水里。夏夜显得格外静谧。

我母亲的眼睛睁得很开，细细瞧那玉的神秘。这正好像裹着紫铜色的石皮，石皮破损处，露出一块块黝黑湿润的玉肉来，闪着紫翠的幽光。她感伤地叹了一口气，转眼去看小伙子那赤裸的臂膀和那破旧而又舍不得穿的裤子。

小伙子眼睛也睁得很开，偷偷看我母亲风姿绰约地抬手，将一绺遮目的秀发捋回耳后，那眸光就更加动人的亮。他似乎从我母亲那动人的眸光中获得了一种潜在的冲劲，就蓦地蹲下身，一动不动。

我母亲问他，他说肚子岔了气。刚才那劲用得太大太猛。直到我母亲结婚后，才弄明白我父亲当时骗了她。

后来，我母亲和这采玉的小伙子都觉得有话难说，无话难受，便将目光投向河水，水里的月亮就圆就亮就荡得厉害。

宋……人……

小伙子是用卖玉的钱娶了我母亲，成了我父亲。

可以说，玉溪河给我们村里人带来了莫大的欢乐，同时也带来了莫大的愁苦。我觉得我父亲的切身体验，最能说明这个极富哲学意味的问题。

当我一路生疼地踉跄地回到家里时，我父亲也刚刚帮人家磨磨回来。他不光是采玉的行家，还是手艺不凡的石匠。他和街坊四邻、本乡本土的人，关系处得极好。自从我母亲去世后，乡亲们时常帮我父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。当然谁家若有盖房子、套院墙和红白喜事等大小事情，乡亲们也定要请我父亲帮忙的。但对磨磨这样的小活，我父亲几乎是随叫随到。

岁月不饶人啊。

仅几年不见，我父亲就变得让我感到陌生了。他的眼珠那么沉重地陷在眼眶里，仿佛要藏起一个悲痛的人生故事。

他放下肩上的铁家伙箱，急忙接过我手里的造革提包，乐乐呵呵地进了屋。他找来了脸盆，为我打了一盆水，放在炕上。

“洗洗吧，妈的，昨天下了一场大雨，井水到现在也没清亮。”

“爹，在村口听刘婶说，你采到那块太阳玉了？”

“好的，别提了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于是，我父亲坐在炕沿上，哭哭不得地说起他采太阳玉的经过。

昨天，老天板着阴沉狰狞的面孔，下了一场老辈人从未

见过的大暴雨。狂风呜呜地卷着暴雨，暴雨哗哗地携着狂风。天地间一片白色恐怖。千沟万壑的激流夹着山石咆哮着涌向玉渡河。洪峰愈刷上涨，断木碎草，死猪烂狗在浊黄的波涌里飞卷而下。村里的人们躲在门框上，扒在窗户外，眼神迷离地盯着狂泼不止的暴雨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，唯恐那猛兽般的洪水吞没了村子，全都选好了逃生的后路和避难的场所。正当人们携着座钟挂表等财物蠢蠢欲动的时候，老天像捉弄人，再露出太阳来。于是，人们转忧为喜地感叹一声，赶紧结伴从低矮的屋檐下，像蚂蚁出穴一样涌出来，很响地在泥泞里甩动着大大小小的泥片子，拼命地奔向玉渡河采玉或捞鱼。这种时候，河里的鱼们顶不住激流的冲击，纷纷跑到河边的浅水里避难。我父亲像贪馋腥味的猫，也绝不放弃这一绝妙的捕鱼时机，拎着小抬网和鱼筐也来凑凑之危，他逆着水流，欣然下网，频频打捞，每网都能捞到几条白漂子、柳根子什么的。空网甚少。没用多少时间，我父亲就捞了大半筐鱼。他抬头看看天，血红的太阳正冉冉西下，就想收网上岸，回家做饭。他向岸边急遽地走了两步，便扑嗵一声跌进水里，掀起一片粉嘟嘟的浪花，不待他耸起身，已意识到准是一块玉滑倒了自己。心里一阵惊喜，忙在水里乱摸一会儿，随后，他两手青筋暴绽，端出一块玉来。

我父亲蹲在河岸上，细细一看，那玉质地坚实缜密、细腻如脂，几乎寻不见半点瑕疵，不知它在水里和沙石冲刷了多久，通体不见棱角，像女人肩膀一样滚圆。

我父亲扛着美玉，扛着鱼筐往家走，可没走出多远，只听身后的有人惊呼：“快看呀，关老大采到太阳玉了！”

惊愕而来的是一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。他们跑得气喘吁吁，
像刮风一样倏忽在我父亲面前。前边为首的一只破天，用
我父亲疑惑地盯视小伙子们说：“什么太阳玉？”
“太阳玉就是赤阳玉嘛，我们还能像土匪抢你的？”那个
小伙子执拗地说。紧接着，雨暴阳玉大得连背用数数都难
“嗯，还发发慈悲呢。”另一个小伙子在我父亲背后，
像滴水穿石一样，雨暴阳玉似乎找到了万无一失的证明，
转瞬间，一片烈焰腾腾，好像天由他赤阳玉主宰。于是，
他更加狂热的惊呼起来：“太阳玉，太阳玉！”
“那到底是不是赤阳玉呢？”我笑着问我父亲。
“他妈的姓雨，咱哪有那么厚的脑瓜皮。”我父亲苦笑着
宽释父亲。那憨里木的由我父亲宽释，击中的是雨暴不
同的。不待我和父亲吃完饭，雨暴便挺着饱满的胸脯，
带着洗后的清爽和湿润，和男女老少一帮来东说有笑地
涌进我家屋里。我父亲急忙吞下最后一口饭，决意静下来
招待客人。年老的坐在炕里边，年少的坐在炕沿上或藤子
上。人们脸上绽着亲善的笑意，用闪闪烁烁的目光瞧着我父
亲，就像我父亲要请他们吃席一样。一时间，这两丁表那
里小，我感到莫名其妙。
我父亲信完了话，人们就乱糟糟地围聚着要看太阳玉。
我父亲似笑非笑地摇摇头，就进了里屋将那玉搬出来，放到
炕沿上。顿时，人们眼睛睁得很开，忽地围了一圈，极仔细地
观赏一会儿，纷纷摇头晃脑散开了，说：“这哪是太阳玉呀？”
我父亲立即解释说：“根本没采到太阳玉，咱哪有那么厚的
脑瓜皮。”人们似乎又都说：“咱村你采玉最拿手，再说有人
都亲眼看见了，你把真太阳玉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什么真的假的。我就采到这一块玉。”人们相互交换一半失望的眼神，似乎都在心里说：“人，怎么都这样呢。”

刘婶坐在我家炕沿的尽头，笑而不语。她两手安闲地转动着手电筒，眼睛却急迫地寻着凤娃儿偷看我父亲的神情。我无意之中发现她的表情复杂，让人看不明白。

渐渐地，屋里没了闹哄哄人们好容易要说的活，悄悄交给眼睛。我发现那一束束怀疑的目光，尖锐地落在我父亲脸上、胸膛上，仿佛窥见了父亲那颗心逐渐变成黄色蓝色灰色黑灰色……我父亲成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气鬼。我身为他的儿子不免有些难堪，忙从兜里掏出凤凰烟，除孩子和女人外，依次给每人递上一支，并赔着笑脸说：“我父亲不会骗你们，我知道他确实没采到太阳玉。”

我父亲极赞赏我的说法，冲我用力点点头。

不料，黑暗的角落里，又有人低声道：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。”一句话把我的解释全否了。我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我父亲的同谋，和我父亲一样有口难辩了。看来，我帮不了我父亲的忙，我只有从嘴里浓重地吐出串串长长的烟圈，融入纷纷弥漫的烟雾里。那烟雾一定很香甜，几个姑娘和孩子张着桃色的小嘴贪婪地呼吸着。

我父亲从不吸我这没劲的香烟。他两手急急地卷了一支喇叭筒烟，呵在唇间，划火点燃，也浓重地吸出串串长长的烟圈。之后，他朝炕上坐的和地上站的人巡视一周，说：“我不会骗人的，等明天出太阳你们再来看……”

人们在似信非信的失望中觉得没趣，就一拨一拨走，我父亲就一拨一拨送，我看见我父亲脸上一直赔着赧然的笑。